**闲逸之美**

闲逸，是艺术创作必需的气质，也是一种心境。闲，是陌上赏花，月下听琴，花间对酌，雪中赏梅。凡是雅致和有情趣的事，往往都来自一份闲情。

写散文要有一颗闲心，一份闲情。闲，是不追赶，不慌张，不急促，不紧迫。闲，对于写作者，是心之呼吸。闲，是不为写作而写作，不为功利而写作。此时的写作者，似闲庭漫步的仙鹤，悠然自得，风姿摇曳。

读《浮生六记》，陈芸用扁豆和竹篱笆做了一扇活的屏风，盆中种植了藤本植物，可以在竹屏格上蜿蜒生长。不久，绿意葱茏，使室内绿荫满窗，即使深秋，也春意盎然。若将屏风摆在院中，人坐其中，仿佛身处碧绿的原野，真是妙不可言。这扇可移动的活屏风，令夫君沈复赞不绝口：“有此一法，即一切藤本香草随地可用。”难怪作家林语堂曾称赞：陈芸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。芸是一位有情趣的闲雅之人，有一双探索美的眼睛和心灵。在徽州见到一副对联“松风间放鹤，花雨夜鸣琴”，多么悠闲的古代时光，多么闲逸的古人。

《浮生六记》《闲情偶记》《幽梦影》这些古籍成就了一代大家。林语堂、梁实秋、周作人，哪一位不是站在这些闲雅的文字上摘到了星辰？林语堂曾为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讲东方情调的生活方式，只引得《幽梦影》中一句：“花不可以无蝶，山不可以无泉”，一时间倾倒多少西方读者。那么清雅的文字，自有一份闲逸的气质在，天然去雕饰，如一支空谷幽兰。古意横流，诗情悠悠。

如今的人们，似红尘中的蝼蚁，匆忙的身影里，怀揣着一颗焦灼浮躁的心。有人说，等我有钱了，也闲情逸致去，其实，闲逸之情只和心灵有关，与金钱无关。

齐白石作画时，曾题画云：白石老人心闲气静时一挥。沉静、闲逸、寂寞，是艺术创作必需的气质。他是一个远离功名浮躁的闲逸之人，一颗心在草木山水间，一活就是近百岁。

年过花甲的老师对我说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，他听说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有罗丹雕塑展，他连夜从西安乘火车去北京看雕塑展，火车票买不着卧铺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了北京。进了中国美术馆一看就是一天，从早晨开馆到下午闭馆，看得痴迷陶醉，废寝忘食。为了看一趟展览，花掉了他整整一个多月的工资，那时，他每月的工资约二百元。我问他值得吗？他说，喜欢就值得。是的，喜欢就值得，懂得就值得。只有真性情的人，才会不远千里乘火车去看一场大师的雕塑展。

闲了，翻看丰子恺先生的文章和画，懂得了闲逸之美。抗战期间，他带着全家迁往重庆郊区的一座荒村，物质贫瘠，生活困顿不堪。可是，一家人种豆种菜，养鹅养鸭，自得其乐。他养着一只大白鹅，称它为“鹅老爷”。那篇《大白鹅》的文章，至今读来，风清月白，闲淡清雅。写尽荒寒生活中之乐趣，令人忍俊不禁。他写道：“鹅走路的样子鹅的步调从容，大模大样的，颇像平剧里的净角出场”。我猜想，丰先生作画累了，就倚在窗前看白鹅吃饭，“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，一日三餐。它需要三样东西下饭：一样是水，一样是泥，一样是草。先吃一口冷饭，次吃一口水，然后再到某地方去吃一口泥及草……但它的吃法，三眼一板，丝毫不苟……这样从容不迫地吃饭，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，像饭馆里的堂倌一样。”白鹅的憨态跃然纸上，仿佛一个顽皮而倔强的孩子。

丰子恺于乱世中读书作画，种豆养鹅，在困境中保持文人优雅、闲逸的心态。生之乐趣和闲散，就在淡定从容，妙趣横生的文字里。

闲情，是三月间看桃花开遍陌上，听杜鹃鸣，什么也不做，也不想了。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，邀三两知己，去水边品茗。有时，从午后一直坐到日暮黄昏，不知不觉，一弯晓月爬上柳梢。人散去，一回头，仿佛看见丰子恺先生那幅画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，只见天空晓月一弯，竹帘半卷，竹椅几把，桌上茶杯几盏，就是不见一个人，却有着说不出的意境。

闲逸的文字里，有一颗自由的灵魂。天性自然和温暖，如秋天的果子，丰盈饱满。文字不端架子，让所有的限制都解甲归田。文字才有了灵性和飞翔感，有了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的余韵。

其实，闲情逸致的人也一样。

我追求自己的文字里有一份闲逸之美，学做一个闲雅之人，气定神闲，淡定从容。